

大學用書

論學文

● 王志健 著



正中書局印行

文學論

◎ 王志健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臺初版

文學論 (重排本)

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一七〇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	者	王	志	健
發	行	人	黃	肇
發	行	印	刷	局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 (8502)

分類號碼：810.131 (1,000) (3.70) 湖

正 中 書 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Address: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業務部電話：3821153 3822815 3822811

門市部電話：3822214 郵政劃撥：0009914—5

海外總經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油蔴地北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店 電話：291—4345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東海書店 電話：791—6592

地址：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135-18,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U.S.A.

歐洲總經銷：英華圖書公司

Address: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V 7LJ England

加拿大總經銷：嘉華圖書公司

Address: 340,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G2

文學論 目次

第一章	文學的涵義	一
第二章	文學的特性	二九
第三章	文學的思想	四七
第四章	文學的情感	七五
第五章	文學的想像	九一
第六章	文學的語言	一二一
第七章	文學的背景	一三九
第八章	文學的素材	一八三
第九章	文學的類型	二六五
第十章	文學研究	三〇五

第十一章	文學批評	三四一
第十二章	現代文學	三七五
索引		四一一

第一章 文學的涵義

文學一詞，原來是我國所固有的。固有的文學的涵義，範圍是極為廣泛的；今人對文學的觀念，則已化繁爲簡，趨向狹義的文學範圍了。

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本不易明確的劃分。但在文學的演進與變革裏，猶如濁水之化爲清流，離騷、唐詩、西廂記、紅樓夢等作品進入純文學的殿堂；而曆書、布告、麻衣相法、觀光指南等文字退出了文學的長廊。並依此而發現到自然精粹，圓滿充實的藝術美，如何使文學的思想、感情、想像，和表現技巧，以及語言文字，在其實體和本質上，形成爲獨具的特性。

要說明文學一詞的涵義，仍需要從歷史的發展裏，尋求其脈絡；同時亦需要借重過去經驗和資料，來予以簡單扼要的敘述。

爲了方便起見，我們把前人對於文學的各種觀念，劃分爲幾個段落來看：

壹、先秦學者首倡文學

儒家論文的話，早見於尚書、易經；周禮之中，詩樂合論，均以教化爲本。論語記孔子與其弟子對話，其中論文與論詩之處甚多；孔子認爲文學對於人類思想、政治、教育、倫理、生活和行爲各方面，都發生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孔子教學分類：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並行並重；在這四科裏，各選其有特殊成就的異能之士，爲領袖人才。

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

在文學這一科中，子游和子夏二人，因同具專長，都有卓越崇高的名聲。沈氏德潛在吳公祠堂記裏說：

「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

禮在當時是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標準行爲，子游是溫柔敦厚、恭儉莊敬的君子；所以：

「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

在眾口哢哢的場合中，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唯子游的一句話，便可排難解紛，而沒有不傾服的；由此想見子游煦然和雍的神貌和風度。

而子夏是怎樣呢？朱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裏引述徐防的話：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爲的是：

「文章之可得聞者，子夏無不傳之。」

子夏是位著述家，在記述文學方面，成爲孔子得力的助手和繼承人。

文學的功用是什麼呢？

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此處指弟子入孝出悌謹信汎愛眾而親仁的行爲之外，需用力學文。而學文正所以輔導弟子孝悌諸行，更進一步的意思。

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子教人，以文爲先。

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其目的不僅要以學文爲先，而且更要博學於文；使君子的作爲，不至於違道。所謂的道，就是指當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

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

以此煥然耀眼的文章，傳播詩書禮樂、刑政制度於世。

綜上所述，可知孔子的意思，是將文、文學、文章合一而爲所有學術的總名。孔子在斯時是極深於文學的人，他常以斯文自任，以垂世之文自命。所以孔子刪述六經，以樸茂淵懿之文載道。六經中

的詩作品是真情洋溢，散文作品則是純美深厚。孔子謙稱述而不作，其實他是傑出的文學大家。

孔子著重禮樂的文化，因為禮近於義，樂近於仁，禮主謹嚴，樂主和暢，謹嚴中有和暢，歡愉中有堅毅，達道裏有中節。

先秦諸子中，儒墨二家都是崇重文學的。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下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文學之爲用，需切磋琢磨，始能愈顯其大。荀子在此處，說得十分透澈清楚。

墨子非命篇：「子墨子曰：今夫天下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也。」

墨子將文學之對於國家邑里萬民刑政的功用，也說的極爲明白。

韓非子以法家嚴酷的觀點，雖然反對文學之士，但亦認爲：「國用詩書禮樂爲悌善修治者」，亦就是那些「詩書辨慧者」；同屬於從事學術修行的人。

先秦學者首倡文學，並以文學代表一切學術的總名。

此時的西方，特洛伊（Troy）戰爭，和爲盲詩人荷馬（Homer）所彈唱的敘事長詩，已經過約五百餘年。晚生於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八十四年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Sokrates），正綜合了前人的學說，將真歸之於感情，將美歸之於審美觀念，將善歸之於理性，而爲西方產生了更高的道德標

準。

貳、漢至南北朝的文學新觀念

文學之被稱爲一切學術的總名的觀念，延至文治武功極盛的漢代。尤其漢武帝表章六經，成爲儒家全盛的天下。

史記儒林傳：「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我民族文化發端之古典時期，在於周。其後，詩經是黃河流域的文學產品。六經的產地，亦在黃河流域。因此，齊魯之間的文學，如詩經等之歌詠傳播，是由來有自的。

漢書西域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此處所指文學，是屬之於詩、書、易、禮、春秋、樂六經的範圍；文學，概括地謂經學。

孔子雖然沒有形成一種文學流派，但他刪述六經，却影響到文學的本體和文學的發展。六經的內容，到漢時更關係到人生的各方面；分述如下：

一、詩

關係修身：

論語爲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讀詩的態度是「思無邪」，言其音質美，內容美；爲自然的形式，爲真情的流露。

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於詩者，是修身之道，需要先學詩。

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之爲溫柔敦厚者，正所以教人以做人的道理；而博物多學，才可以增加人的識見；觀察自然人生，親和宇宙心性，則是爲詩爲文的準據。

其次，詩並關係到教人處事：

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答伯魚：「不學詩，無以言。」

八佾篇：「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學詩不僅關係到德行，並關係到言語、政事；這正是君子的作爲，可以替國家萬民服務。

子夏能知孔子的意思，是可與言詩的。何況不學詩，便難於應對。學詩可以幫助一個人怎樣處事。

尤有進者：

學而篇：「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言志，自然包含了表意達情的要素。

禮記：「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詩不僅能言志，同時能表達個人的情意；而且可用以觀民風，用以觀政。

孔子是以詩教爲修身治事之本，並以之來行其道的。

二、書

書經的內容，述帝王聖賢的德政；其中的文章渾厚莊嚴，使人產生肅穆恭敬的情緒。

三、易

易經中的散文，極爲優美，並富於哲學深意。

四、禮

其中儀禮篇記載先民生活。周禮敘述古代政刑制度。禮記篇之文，或行雲流水，或古雅樸茂，或

氣勢縱橫，或情韻生動。蘇東坡以熟讀積弓的簡鍊文章，可得俊辯之益。陳壽祺以禮記之文爲：「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不平，其氣淳而固，其言禮樂喪祭也，使人孝悌之性油然而生。學者沈浸於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爲文，必無枝多游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也。」

五、春秋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同屬古代史書。啓聾振聵，揚善懲惡；故而有：「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話。

六、樂

孔子言政言教，均以禮樂並重。他對樂是有特殊興趣的。孔子在齊，聽到韶的那種遏雲繞梁的音樂，使他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想，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之嘆。他在樂記裏說：「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太史公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讀禮記裏的文字，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漢代諸大夫郎之爲經學，是趨向修齊治平之道；是政治的，倫理的，是發揚總攬儒教學術的文學。朝廷並設有掌理文學的官，推行經學，以達到天下學士「通經致用」的目的。漢的強大力量，能

使文化興盛遠播。同時，拓展領域，吸收新知，發皇藝術；文學的新觀念，產生出新創作。南北文學的滙合，在文學上是兼容並蓄。史記、漢賦、樂府，到建安文學，是時代演變下的必然產品。漢時，佛教逐漸傳入我國。漢小說雖多失傳，但從神話故事到傳奇故事，在文學的發展中，當是意會得到的一種方式。

漢魏樂府其最動人者，是注入自然美和想像美的文學色彩，並從廟堂文學、貴族文學走到平民文學。漢末時的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已臻於字字真切，語語血淚，如聞其聲，如感其悲的境地。到建安文學的悲涼淒傷，多爲真情的流露。文學的觀念，亦在暗中隨流年而變換著。

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一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在其見解上，文章可以經國，可以達到無窮，是乃不朽的盛事。只此不朽一點，已確立了文學的永恆的價值。

漢後，南北朝的文學，有很大的發展；同時在繪畫、建築、雕刻、陶瓷、書法、織品藝術各方面，也都有飛躍的進步。如南方藝術中三大畫家，顧愷之細膩高雅的意味，陸探微深刻明透的性格，張僧繇沈長潤大的風格，在在都形成爲不世的傑作。後此約一千一百多年，才有西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1475—1564) 及拉斐爾 (Raphael 1483—1520) 的畫。南北朝時期的文學，交溶於諸種藝術的相互激盪中，走上了訴諸美的感情作品的路線；這些以抒情爲主的創作，自然地歸屬於純文學。由創作影響到理論、實用

類的文章，不再被稱爲文，而稱爲筆。在範圍上，文學有了新的地位。六朝的詩、賦，和駢儷文，在視覺和聽覺方面，由其形式美到內容美，使人樂於琅琅曼吟，回味不盡。充分發揮了中國文字的特長，也同時開闢了文學的新天地。

梁昭明太子選文，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爲標準。舉凡經、史、子中的文字，都被排斥與摒棄。這種破除傳統的新觀念，給文學劃出了一個明顯的領域。

梁書文苑傳：「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是指出文學的思想的美，情感的眞，微妙的心靈，需憑藉新穎的想像創造。這種獨特的見解，一掃舊習；使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北齊書文苑傳：「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是說明文可通幽微，達博大；它的境界自然高超。

顏氏之推家訓：「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所謂標舉興會，發引性靈，正是解釋眞情的流露，要藉美的形式和技巧來表達。

文學觀念的改變，由創新而來；創新的能力，則出於情感的眞純，和思想及智慧的力量。在這一個節的敘述中，可以充分的感覺出來。

叁、唐至宋的文學思想

文學有回流，正像晚潮於沖擊的力量後，繼之爲寂然的退轉一樣。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一個各國分立的時代，亦是一個變亂至極的時代；五胡亂華之後，南北分治，社會秩序，爲之破壞至巨；富者生活多奢侈荒淫，貧戶多流離失所；生命的無常，時間的幻變，現實的可悲，理想的粉碎；使文人的思想，傾向於悲觀消極。老莊與神仙的思想結合，產生了陶淵明、謝靈運、鮑明遠、謝玄暉等詩人的思想與風格；南北朝感染佛教的出世觀念，文士更樂於沈浸於自然境界，以陶冶個人的心身，作品的內容，遂多空靈。經過個人主義爲表現中心的一段時間，南方文學中，流行極廣的詩，遂出清音婉妙，明轉天然的特色，變爲輕浮淫哀（如子夜歌等）；而北方文學亦由峻拔慷慨的音調（如敕勒歌和木蘭辭等），而逐漸爲頹廢綺麗的音調所掩蓋。因此，南北朝後期的文學，遂成爲形式堆砌，內容空洞；或語句怪僻，晦澀難懂的了。

純文學的創作道路是正確而可貴的，但是作者的思想，需要遠大而深厚；作者的情感，需要高尚而純真。

綺麗的文風，流弊至大。唐代的文學上的復古運動，便由陳子昂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漢魏文學，反對晉宋以後的頹廢的、綺麗的文學，而展開了。他在與東方左史糾修竹篇的序文裏發表他對文學的見解說：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唐，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他的名詩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對渺遠的古人的情思，言深而意遠。

李白也是位復古論者，他說：

「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舍我其誰？」

這幾句話，說明了他復古的抱負。

他在古風第一首中說：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復說：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由此可見，他對孔子也是十分崇拜的。

在文學的思想上，聚復古的氣運，集復古運動的大成的人是韓愈。他的眼光是政治的，也是文學的；在政治上他非佛非老而尊儒，在文學上他精研古書而主張文以貫道。他的信念堅強，宣傳有方；努力發揚以儒教為中心的理論，並以孟子以後道統的絕續自任。結合文友，推展開文起八代之衰的大運動。他主張文以立意為宗，進而達到文以貫道之旨；他的這一觀念與做法，終於使文學與儒教結成